

女神

外婆說睡前拉耳垂左右各 21 下，長耳垂有福氣，默唸三遍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便一覺平穩安適。記得遇到不好的事情也唸，曾有個男人在高樓遭逢火災，唯一的出口是窗戶可偏偏窗鎖緊牢拴死怎樣也打不開，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五遍過後窗戶的玻璃離奇消失，他憋住氣往下跳從 19 樓到 1 樓，整場浩劫大火熏天死傷無數就他一人倖存，毫髮不損。

「當然了他是很善良的，做好事存好心，平常天天唸佛可見心誠所以菩薩願意顯靈，救了他一命。」

母親則信仰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只是這心經通篇 257 個字，每晚要躺上床默背三遍無論如何是有程度上的困難，於是母親早起，梳洗過後在書房磨墨，以小楷在畫出細小格子的宣紙上默抄五回，寫成一疊一疊，累積到一定數量便送進寺中焚燒迴向眾生。

「背不起來沒關係，最後一段最有力量，睡前、遇難時，背這段就好。」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再更簡單一點有六字大明咒，唵嘛呢叭咪吽，這是真言，最能見出觀世音菩薩的願力。曾有科學家做過實驗，同一品種的兩盆盆栽，一盆有人每天照三餐對他說這六字真言，ㄨㄥˊ，ㄋㄩ ㄓㄨㄛˊ ㄋㄨㄛˊ ㄈㄨㄥˊ，第一個字要加重音節，ㄨㄥˊ；對另一盆則什麼也不說，兩盆同時澆水施肥，兩周以後天天聽六字真言的植物繁花盛開，而什麼也沒聽的那盆，雖沒枯萎但也不過就那樣如此。而如果願意相信，曾有些人，聲稱可以看見各種人類身上發出不同顏色的靈光，每當有誰說出真言，靈光會特別燦爛，神奇吧？短短六字如此簡單，講完才花不到三秒時間，有邪避邪，無事強身。

「這是真的。」母親說。

母親與外婆從你有記憶以來總是吵架，吵大吵小，到最後，外婆喊著不孝母親喊著父權封建。兩人都信菩薩，可想來母女之間的事無關心誠，於是菩薩從不

出面解決。

而你是外婆帶大的孩子，外婆老家曾是使你無比安心的地方。那一棟三層樓的老式建築，從外頭看去就只有一道未上漆的灰色鐵門，鐵門拉開後走到盡頭是四戶人家，最深的一戶有個口型庭院。就是這了。這戶人家沒人擅長植栽，眾草生長得全無章法，雜錯之間褐色的、垂萎的、無法叫出種類的草類混在盛開的花盆間，而那些盛開的花不是種出來的 – 畢竟是門面，當庭院枯死的植物超過一定數量後，外婆就將其全數剷除，再到花市買回盛開的花。多數是選擇日日春，這種竹夾桃科花屬植物即使綻放時看來極其廉價（實際價格當然也是），生命力卻非比尋常：上午才見整叢黯淡，稍微洒點水，正午一過便又全活起來了。諂媚的紫紅色滿門喧嘩，而進門前的台階上擺著蘭花，偶爾是大而貴氣的蝴蝶蘭，偶爾是小朵卻成串、繁密垂下的文心蘭。

你尤其討厭文心蘭，那花又名跳舞的女孩，仔細研究蘭花的構造，正中間花蕊小巧尖細像是帽子；下端開展的不規則花瓣微捲、並且帶有疏疏斑點，那是舞裙。帽簷處壓的極低於是女孩的臉龐消失，你相信她們一個一個藏住表情並不是因為害羞。

紅舞鞋的故事中，虛榮無知的女孩從商店裡偷得一雙最新款式的皮鞋，並因無人發現而竊喜，暗自揣懷著全新的鞋以及齷齪的期待回到無人的家中，走進房間在鏡子面前幻想著穿上新鞋後如何搭車進城，也許參加哪場舞會。

她後來確實進城，只可惜並沒有哪場舞會因她閃亮。那雙舞鞋是某只被青春臉龐激怒的、蒼老而善妒的惡魔，祂叼起女孩的欲望，一口一口舔舐，祂讓自己成為那雙紅色舞鞋：細長鞋跟高長兩吋，亮面真皮染工嚴密，精緻雕花，新式鞋型搭配復古鞋帶綁法 – 絲帶交叉纏繞最後綁過腳踝。你可以輕易地勾勒出每個穿上它的女孩都將成為女人，那樣的輕巧媚魅將使你成為端莊溫婉的娼妓，狂野奔放卻又優雅不失，細長鞋帶盤錯腳踝在後方打出飄逸的結，當然這裡不會是庸俗易散的蝴蝶結，是象徵好運的、密實牢固的四瓣結。

然後，女孩再也無法停止跳舞。

她的樣子不難想像：換上衣櫃裡最昂貴的一套洋裝，或許還剛好是在紅鞋起舞時足以與之相映的散擺衣裳，女孩舉止輕巧節制，從板凳站起，從容地走到窗邊停在全身鏡前左右顧盼 – 從鞋頭開始端詳，接著是鞋面、鞋緣各種角度下的反光，以及收束腳後的結。豔麗的紅鞋、年輕的女孩。暗夜微涼輕風吹起她的窗簾，她開始跳舞。

初始之時，可能只是些微疑惑而已，又或者她根本還未能意識到發生什麼，接著虛榮迅速斑駁脫落一切逐漸失控，雙腳長出意志，跳下樓，跳出客廳，跳出庭院。周圍不該有音樂伴奏可是人們相傳惡魔的笑聲如同天籟，熟睡的村民被女

孩的哭喊聲驚醒，他們披上睡袍匆匆趕到窗邊，想要一探究竟但狂舞的她無力停留，女孩與惡魔跳著離開，人們只來得及見到一朵盛放的背影。

他們喊她，跳舞的女孩啊。

天亮的時候女孩進到城裏，此時已經散開的頭髮蓋住半張嬌嫩的臉，於是淚水與汗水在紅潮過度的雙頰上隱隱約約，她的嗓子早啞了，可惡魔依舊與她一起，踮腳、旋轉、跳躍、狂奔。城裡最好看的男孩走在街上，女孩聽見男孩驚叫出她的名字，為什麼？他怎麼能認出自己？怎麼可以？女孩從櫥窗的倒映中匆匆瞥見毫不美麗的自己，接下來她親手挖出雙眼。

惡魔拉扯出她最畏光的夢，讓夢死在世界面前。

女孩的母親在工作結束回到家後遍尋不著女兒，幾經波折多方打探後在河邊發現精疲力竭卻依然蹬著腿的女孩，母親哭喊拉扯，試圖解開四瓣結，女孩一身狼藉裙擺碎爛然而舞鞋卻晶亮依舊，彷彿就在剛剛，上一刻才被女孩從無人的架上悄悄取下。那結真是牢固密實無論如何也解不開。

最後母親拿起斧頭剝去親生女兒的一雙腳掌，女孩終於不再跳舞。

停下的瞬間，女孩死去。

蒼老的惡魔吞下年輕的靈魂，滿意地看著已然醜陋、不再天真、失去想望的女孩。相傳女孩的軀體化成花朵，而你相信就是開在家門前，繁密、鮮豔而不祥的那個品種。文心蘭，跳舞的女孩。

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

母親每逢週末便回外婆家用午飯然後帶你回家，午飯通常是母親下廚，做一些家常菜，餐桌上三人話題不多，吃完收拾好，母親牽起你的手會對外婆說：

「媽，我帶柔柔回家了。」

母親的家是位在四樓的社區公寓，老舊沒有電梯，進門以後繞過公共花園，推開第二道門，迎面而來的樓梯狹小幽暗，無法允許兩人並肩同行，母親會沈默的走在前方，把手伸到後頭要你牽上。一、二樓住戶家門前常開小燈，唯獨三樓的住戶長年黑暗，於是每次走近三樓，擁擠的空間便彷彿覆蓋了厚布一片。

其實你怕黑，可老公寓年久失修，使得生鏽的扶手觸之彷彿巨蟒的鱗，你攥緊母親的手數著階梯，一、二、三、四，最後的光在你背後熄滅，五、六、七、八、九，此時三樓到了，一片黑暗中隱約可見住戶門口三張褪色春聯糊成一片，走向前，十、十一、十二、十三，轉彎後又是樓梯，十四、十五、十六、十七，漸漸望見四樓門前的鞋櫃，母親上個月幫你新買了一雙雕花皮鞋，十八、十九、二十。黑暗緩緩縮回後方，母親放開你的手探進包包插進鑰匙轉動門把，你站在

最後一層階梯往上看，可以清楚感受到背後蟄伏的，是大塊大塊、濃稠不化的暗影；全神的注意力此時全聚集於腳跟，你小心地站著，沒由來地相信下方有誰正等著你落入其中。母親推開門走進屋裡，你步步謹慎，不敢落後地跨階而上，二十一。

不開燈的三樓住著一位比你大上幾歲的男孩，你週末在家的時候，他偶爾會上樓，口齒不清但相當有禮貌地詢問應門的母親：「阿姨你好，我想找柔柔去花園玩，請問她現在有空嗎？」

那男孩是個胖大個兒，大手大腳，雙眼突出，闊嘴永遠斜向一邊，即使是不講話的時候也攏不上嘴。你問過母親他無以名之的異常，母親說在他年幼時生了一場大病，家裡人以為是普通發燒於是送醫得晚，太晚了，他的腦袋便不再與身體一塊長大。

你暗自好奇，那個你總是仰視著的大塊頭，從黑暗的三樓打開門，獨自緩緩踏上階梯，被陰影環繞的他也如你一般地數數嗎？你也幻想，在那男孩渾圓厚實的腦袋裡、稍微歪斜的五官底下，包覆住的，是一顆停止成長，只有核桃大小的迷你腦袋。而當他走路的時候，他的核桃腦袋便隨著步伐在腦殼空處滾動，你常常叮囑他講話時千萬不要張大嘴巴，就怕他一個不小心，連好不容易才保住的核桃腦都這麼滾出來，給弄丟了。你說話時男孩總直勾勾地看著你，不論聽得懂或不懂皆裂口而笑，一臉傾斜的表情中只有眼神純白，儘管他是這樣踩踏著一整層的黑暗而來。

外婆某次送滷肉到家裡來，她拿大塊的褐布包裹住陶鍋，沿途問路並且轉了兩趟公車，抵達的時候有些滷汁從鍋裡濺出，印染在洗了無數次的舊布上，像你初經來時，在床上乾掉的血漬。

外婆到家時沒遇到你，你跟著三樓男孩下樓到花園去了。外婆向母親問起你的下落，母親並不是太高興地回答，她不喜歡外婆不打招呼，像隨堂測驗一樣的到訪。

外婆只見過一次三樓男孩，便時時警告母親不要總是讓他和你混在一起。外婆說（在某次週末的午餐桌上），那男孩是因為上輩子不信佛、做了太多壞事，這輩子有債要還，才會一出生就是尚仔。

你開口問什麼是尚仔，餐桌上沒有人理你。

「媽你可不可以不要這樣講話，凱明的弱智不是天生的，何況家裡有一個這樣的孩子已經很辛苦了，人家也不是自己願意的，你還要在背後嘴碎這些，也太惡毒了吧！」

「我說錯什麼？平常就不應該造孽，不然下次投胎生成啥樣子都不知道，你再這樣照顧小孩，小心下輩子也會有報應。我都是為了你好，像你這樣，一個女人不結婚就有小孩，別人都在背後說你下賤你會不知道？」

「媽！為什麼你永遠不會心疼你的女兒？我跟你說過好幾次了，這不是我的錯，我也很努力在照顧柔柔了啊！」

「你不檢點不是你的錯？柔柔一個禮拜有五天都我在顧，你努力？整天在外面跟男人混……」

總之你沒搞懂外婆討厭三樓男孩的原因，但反正那次，外婆送來了滷肉卻找不到你，於是她下樓，到花園。但花園沒人。

從此以後，母親不再接受男孩對你的邀請，你在房間聽到母親對有禮的男孩說：「柔柔現在不在家。」然後想像男孩如何垂下他大大的頭（腦殼裡面的核桃隨之向前滾動些許），一步一步走下台階，退回以他家為中心凝聚而成的龐大黑暗裡，他家門前有著糊成一團的卍字春聯；你想像男孩右手撫上生鏽的扶手，粗糙、斑駁，偶爾鏽垢隨著他的掌落到地面，被那些悄然躁動的黑暗逐一吞沒。男孩的手上有繭，母親說他在麵包店工作得很認真，那種麵包店專門收像他這樣的人，你恍然大悟，原來世界上還存在其他擁有核桃腦袋的人們。有繭的手在身上滑過，鏽壞的舊長扶手是條蛇，活了過來，磨在表面緊緊纏繞過衣服底下的肌膚，有什麼在黑暗中生長，有什麼在黑暗中墜落。你忘了從哪時開始，男孩講話依然口齒不清，但嗓子變得尖細，尖細而含糊的語句聽起來尷尬驚扭，你發現他在脖子中間處有一小顆突起，隨著他的聲口上下滾動。當時的你驚駭地想：他竟然吞了自己的腦。

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

外婆家不太有陰暗的地方，她喜歡明亮就像你一樣。房子的三樓是佛堂以及改裝過的和室，早晚都要供佛，而每晚洗澡過後，外婆點香、遞過六支給你、拜完菩薩再拜祖先，接著你們便一起到大和室準備入睡。和室裡一邊的櫃子是紙糊的拉門，裡頭放著早上疊好的床鋪，到了睡前便拿出來，天一亮又收回去，日日反覆；另一邊則是整牆的玻璃架，架上層層擺放著各國搜集來的娃娃：日本女兒節人偶、俄羅斯組合胖娃、夏威夷草裙女郎，以及其他分辨不出國度的人形玩偶，外婆特別喜歡這些。

架上還有一些相框，裝著外公外婆的合照，當時他們真是年輕好看。你從沒見過外公，對他的印象就止於這些照片，外婆仔細收藏與外公共度的每個故事，他是帥氣、高大而且可靠的男人。白手起家開了間電器行，正好趕上經濟起飛，

於是年輕聰明的老闆組了商行聯合進口商成立公司。于此同時，即使事業光輝有成，他也不曾如普通男人那般手頭鬆了褲帶也不緊了，他在一場商會上認識外婆，雖然她不過是小店家的女兒，出身平凡，但童話一般地，兩人一見鍾情、相戀半年成婚、蜜月旅行在威尼斯共度兩周、一同迷路於水路湖巷之間、婚後三年女兒出生、紅唇大眼逢人便笑。這樣的家庭光是存在，就彷彿印證了幸福本身。他們曾經如此，直到你母親五歲那年，年輕的外公長期胃痛，仰賴止痛藥多年後終於肯進醫院檢查，肝癌第四期，一個月後就過世了。

外婆曾是甜美賢淑的老闆娘，男主外女主內，他們分工的很好，而每年結婚紀念日，他們便選定一個國家，讓丈夫帶著妻子出遊，讓妻子帶回一個又一個象徵國籍的紀念玩偶，放在榻榻米旁的玻璃櫃上。

榻榻米的味道很好聞，那是你白天最喜歡待的地方。但入夜以後，你看著外婆數出六支香、點燃、禱祝；在兩人一塊躺上床鋪，唸完象徵虔誠的咒語後，外婆總可以在數秒之內便呼吸平穩安然入睡；你卻無法，你從小失眠得嚴重。

夜裡房間留有一盞小燈，橘黃燈光映出臥躺著的外婆，她的投影在紙糊的拉門上，你睡在外婆身前，於是她的影子擋住你的。拉門上的木格把影子分出區塊，牆面上舊式圓型掛鐘一刻度一刻度地走，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

時鐘偶爾會多跳一秒，第一次時嚇壞了你，猛地從床鋪上坐起，那些娃娃一個個看著你，每尊人偶，女性造型的人偶穿著各國服飾，都被畫上了向上彎的紅唇，喀、喀、喀，她們彷彿下一秒就要笑出聲，突然拉門上頭人影閃動，是誰？一回身才發現，啊，原來不過是你坐起而驚慌的影子，哈哈，你嘗試嘲笑自己的同時指針依舊運轉不停。喀、喀，舉起手一揮，拉門上的影子也將手揮了回來，左手舉起橫放，右手直握住左手食指，雙掌交疊拇指交叉，映出的影子是一只狗頭，動一動左手小指彷彿小狗張嘴，汪汪，這是外婆教你的遊戲，你正要感覺安心一些時老鐘又多跳一下而拉門上除了你的狗頭手勢突然還映出娃娃。大胖娃娃的影子。形狀像是那組藍衣包頭的俄羅斯胖娃，她們自己玩了起來，大胖娃剖開自己腹肚又跳出另一個，若無旁人的，喀，大娃娃生小娃娃，喀，小娃娃殺大娃娃，不安穩的夜裡你撞見了她們的秘密，這個死了那個便找到新的世界，每個胖娃身上畫著是一樣的花紋，藍格包頭的特殊服飾，你像是聽見她們的咆哮與哭嚎，又像是聽見牆上掛鐘多跳了一格，喀喀、喀、喀。

「媽媽愛你，才選擇把你生下來。」母親這樣對你說過，你坐著而外婆像個俄羅斯大娃躺在身邊，外婆則對你說千萬不可以和男生走得太近，否則就會對不起未來的丈夫。什麼是丈夫？「外婆的丈夫是外公，有丈夫才可以生寶寶，才是一個家庭，像你媽媽那樣是不對的。」你不知道母親的丈夫在哪裡，母親沒有丈夫就有了你，她說都是因為愛你的緣故。

骯髒，但外婆是這樣說的。她一邊以手滑過你的頭髮，替你紮出三股辮；而你按住罪惡感，思量那麼你和三樓男孩算不算是已經對不起了自己的丈夫，是不是同母親一般不潔？其實關於愛，你也並非太清楚怎麼回事。舊公寓的公共花園底下有個地下室，裝著掃具和大型廢棄物，剛開始你與三樓男孩真在花園玩耍，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帶你下去地下室亂逛？他的手上有繭，後來還讓自己小小的腦卡在喉間，你的怕黑從那裡開始。

生了鏽的臂膀圈住身體，沒有丈夫不可以和男生待在一起。喀。俄羅斯胖娃的丈夫在哪裡？她們也沒有丈夫就有寶寶，一個一個都是如此，喀，真是骯髒，昏黃木門映出死去的娃娃與跳出的娃娃，喀，外婆躺臥在旁邊，她安穩沈靜睡覺時沒有聲音，而你想躺回臥鋪卻只死死盯住影子。喀喀。

睜開雙眼，天亮了。胖娃自信地站在夏威夷女郎旁邊，這裡仍然是外婆家中你最喜歡的房間。

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你的失眠和噩夢同時出現，與你一起沈默的走過時間然後長大，幾年後母親認識繼父，他們一起住進新家，社區公寓被賣掉，你再也沒有見過那個大手大腳的男孩。

嫁人後的母親讓你從此住在外婆家，不再有週末的飯局，或者狹窄的階梯。而外婆在歲月裡失去精力，再也不散步到花市買花，於是門口台階上不再出現那一串串沒有臉的虛榮女孩，她們跳舞的模樣連成一團，密密地向下垂落，落入地面纏繞腳邊。女人有數戒，首戒虛榮、再戒膚淺。你忘記自己為什麼進門前感到緊繃習慣默念佛號，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沒關係，菩薩記得，沒關係。

外婆逐漸老去，你們不再一起睡在和室，你搬進母親少女時的房間，而外婆某次爬樓梯摔倒後，在膝蓋上留下了傷，便住到一樓，原本作為客房的地方。同時，外婆對你的疼愛也日漸腐朽陰鬱，當初被丈夫寵愛的女人在孤獨的時光裡蔓延出皺紋、佝僂起背脊，每天守在玄關盯著大門，指責你學校放學後還在外鬼混不知道回家，就跟你的母親一個樣。

你依然不確定母親當初是怎麼跟誰生下自己，她後來嫁給醫生辭去工作，最後一次見面時給了你一張提款卡以及一本郵局存折，是她拿你的名字開的戶。

「這你收好，必要時再用。別告訴你外婆，她要用的錢我會另外給她。」

那時母親燙了新髮型，並不是中年女人常見的那種幅度微小的捲髮，她的短髮滑順地蜷縮在耳後，繞出弧度，掛上垂式水晶耳環映襯合身純白套裝，踩著細

跟鞋。你突然想起童年裡的老公寓，莫名感到害怕。

你的少女時光過得畏縮，因為沒能考上城裡最好的女子中學，外婆抹去了最後一絲溫柔。

「男的女的全擠在一間教室裡。」你的皮膚刺痛，她語氣中的不屑是跨越時空而來，彷彿在她面前的你即為母親。

然而也許外婆是對的，每當身處所謂男的女的擠在一起的教室當中，你能清楚察覺流動於底層的侵略。人與人之間展開角力，其中顧忌與計算，有些女孩掌握住在男孩面前大笑以及叫嚷的時機，你沒搞懂這些秘密於何時被傳遞或者被接收，但反覆過後，她們習得眾人擁戴的技藝。

你的機會是一次無趣的運動盛會，經過投票班上女孩決定一起表演當紅的外國舞曲，包括不起眼的你也是表演者。她們合夥購買短版露腰貼身上衣，以及長度不到大腿一半的百折短裙，每個女孩各自分配一個顏色，你給分配到正紅色。衣服來了以後你曾偷偷換上，在二樓，母親住過的房間裡，看著鏡子裡的自己，班上新潮時髦的女孩們說你的腰特別細，穿起這種款式衣服特別吃香。

「男生一定都會注意你！」

必須將舞裙折好藏進書包，才能不被過問的帶進家門。當晚，你在鏡前轉動身體，端詳著自己的正面與側身，一邊嘗試旋轉一邊注意樓下外婆的聲音，窗邊的風使裸露的後脊竄起冷意，你發現自己無比誘人。那晚你又失眠，腦海滿是即將演出的舞曲，音樂錄影帶中幾個年輕女孩的身影揮之不去，她們準確盤旋於洗腦的旋律當中，每個動作踩緊節拍，她們該要是不貞且邪惡的，卻又如此年輕。

畫面中一個長髮女孩把額前長瀏海撥到耳後，束成你沒見過的華麗髮式，而綁不住的髮尾從頰邊翹起，垂墜式耳環隨著舞蹈像是魚鉤上的浮標一跳一跳。

小時候外婆總為你梳辮子，她習慣先用手指弄順髮流，一手捧握著幾撮頭髮另一手拾起扁梳，輕輕慢慢解開髮尾的結，一層一層、一道一道的解。外婆會問你要紮成單邊辮子還是雙邊辮子，你常幻想其他惹眼一點的髮型，像公主頭、包子頭，或者蜈蚣辮 - 從頭頂一束一束紮起的那種，或者就算依舊是雙邊三股辮，綁高一點也顯得精神一些。一次你把要求說出口，外婆沈默的放下梳子。

從此你便散著頭髮上學，清湯掛麵的長直頭髮留了幾年，又厚又重毫無改變，布幕一樣遮蓋著腦袋後面，密密實實。恐怖怪談中曾有個乖巧的女高中生，不知怎麼搞得，在頭顱的正後方，後腦勺邊上悄悄長出了一張臉，每晚入夜後，隨著女高中生入睡那張臉就開始運作，她（祂？）把頭髮往前撥，張羅出化妝品塗起抹上，粉底、鼻影、眼影、腮紅、唇蜜，最後再換上裸露的衣服，倒著身子離開家中來到酒吧裡，側坐在吧檯邊上以掩飾自己正倒反著身體，巧笑倩兮把傻男人們哄近身邊，與他們喝下一杯杯的酒，一面任由男人對自己開起露骨不堪的玩笑

話，一面不太認真地阻止他們：掩嘴嬌笑作勢拍打男人的手臂，男人趁機反握住她的小手、撫上柔嫩（卻倒反了的）臂膀，以肢體語言詢問她願不願意離開酒吧、一同前往某個更難啟齒的地方，她會答應，與男人們走進暗處，接著以下腰的姿勢一口一口吃掉那些好色、粗魯、缺乏真心的男人。事情結束以後她回到家中，卸去濃妝心滿意足撥正頭髮躺到床上；想必那位女高中生也如你一般，長髮如海，足以將多出來的臉掩蓋得牢固，因此從未穿幫。白日又至，隔天起床仍是那單純怕生的女孩，乖巧而不安地疑惑自己為何怎樣也睡不飽，且無法辨別菸、酒與血肉混雜在身上的味道。

音樂錄影帶的鏡頭切換快速，那些女孩（女人？）們一下在特殊情境的空間裡歌舞，一下切回劇情周旋於男人間。她們真漂亮，你想，暗自把她們的臉換成自己，想像中那樣的自己使你的下腹有些說不出怎麼的難耐，只能難耐的改換坐姿像是要避免經血流出染上底褲。你是興奮的，但胸口的噁心感受卻始終盤踞。外婆在樓下，入夜後不出客房；影片中幕幕過場緊湊快速，女人的服裝越變越少，男人的手越靠越近，短裙在旋轉之際像朵盛開的網，水晶耳環細心穿引餌食恍如魚鉤，隨浪起伏的同時，千萬不可忘記耐心等待之必要。只要男人一口咬下，倒地掙扎變成驢子聲嘶力竭，而女人呢？相傳板橋三娘子以法術讓玩具小人偶為自己磨麥做餅，哄著不肯停留的男人吃下麥餅，使他們變成驢子後再一頭頭賤賣出去。只可惜最後終究三娘子也變作了驢，在男人身下翻山越嶺，板橋三娘子沒有丈夫，只能日復一日哄著男人吃餅，吃吧，吃吧。三娘子你也穿紅色短裙嗎？男人的手著急的在你身上擦拭摩挲，花園底下的掃具間裡一片黑暗，歪臉少年的喘息一陣一陣，他的腦只停留在核桃大小可是身體早已熟成，兩手滑過你還不曾隆起的胸，平坦的小腹上肚臍凹陷，引發的麻癢與反胃。一路往下，只有核桃大小的腦沒學過如何拉下縫在側邊朝內的拉鏈，那種縫線過於優雅看去不著痕跡，你聽到織品的撕裂聲時感受不甚清晰，可能是恐慌與困惑交雜；但主要是他的手，那雙手生滿了鏽，巨蟒一樣靈動且不講道理，所經之處落下鐵渣、銅垢，通通穿過肚臍上的孔洞，填滿了你。

他卡在喉嚨裡的核桃腦上下滾動，你開始數數，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五、六、七，二、三、四、五……突然光線刺眼是母親打開地下室的門，看著你與核桃腦，她身後的光線太強於是在你看來表情模糊，光終於來了你理應不再害怕，但那滿是厚繭的雙手依舊是緊緊纏在身上。母親走上前把你牽出掃具間，一步一步回到四樓，告訴送來滷肉的外婆你只是玩太野跑得遠了，沒事；外婆表情輕蔑，而你忘記你是否告訴她們你的疼痛。

那次運動會的表演，你跳得極好，彷彿生來就該做那些動作。表演過後男同學們都注意到你，原先安靜而不起眼的女孩站在台上竟然像是換去靈魂，於是你

的舞蹈再也無法停止。開始有人拙劣的想出藉口找你去圖書館、喝咖啡、看電影，而母親已然離開，外婆失去控制你的能力，她逐漸癱倒於陰暗的客房，彷彿成為這棟老房的一道影子。

至於那些邀約，你拒絕了一些也答應一些，眾多請求之中有的真誠、有的寂寞。但事實上，究竟如何並不是那麼重要，確實你感受到被誰渴望是件快樂的事，其中免不了要被誰牽起、捧住後腦接著把舌頭放進你的嘴裡。其實當中也並沒有什麼值得驚乍，你一口一口都吞了下去、好好地安置身體內部；那些男孩或男人的手都寬大，但通常因為不曾勞動而光滑乾淨、不帶繭。

虛榮伴隨著罪惡茁壯，終於一個晚上某個男人載你上山看完夜景後把車開進山腳的旅館裡。「可以嗎？」他聲音溫柔兩手卻已經探進褲頭，熟練的解開鈕扣，一張嘴落在鎖骨肩窩乳房小腹，毫不猶豫的往下移動滑過肚臍。

那是你與他的第一次見面，晚餐時間準時兩小時內結束，夜景一小時，中間似乎沒有什麼對話，但底層的聲音無比強烈。腹部翻騰，不知是因為興奮或者厭惡，但你早已明白，這其中若有什麼可以稱之為技藝，此時的你早已純熟。男人不太有耐心解開你的襯衫，使力扯開幾個釦子兩手便探了進去。而你著迷地、親愛地，撫摸他的喉結 – 當然，如今你早知道每個男人都會在某個時刻吞掉自己的核桃腦 – 他把你按倒在床上，忙著舔吻這裡那裡時，還偷得片刻順手關燈。又是這一大片的黑暗。

黑暗中你想起老公寓裡住在三樓的胖大男孩。這間位在山腰的旅館寧靜沒有喧囂，時間在走，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喀，這樣真好。

男人在你身上蠕動，喘息，他帶來陣陣疼痛而你隱隱期待起了一些什麼，一雙手滑過身體牽住你，床邊時鐘的聲響異常清晰，但時間必然脫軌，那些悄悄聚集的黑幕早已無法遮掩什麼，此時的母親不走在前方將手伸向你。她是骯髒，然而外婆不知道的是，你亦如此。晚上供佛前必須淨身，鏽壞的你佈滿了垢，大火之中觀世音菩薩拯救從高樓跳下的男人，你只能夠默念一遍又一遍南無大慈大悲救苦救難廣大靈感觀世音菩薩，確實黑暗使你深深恐懼可是逐漸注進體內的陰影如此黏稠，不分所以自顧自地成長茁壯，失眠多年的夜悄悄累積終將完成自己，躺在身旁映出身影的是外婆和俄羅斯胖娃，那麼跳著舞的是你的影子還是你自己？

觀自在菩薩行深波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啊糟糕背錯了不該是這段。那是什麼？

喀，喀，喀。

花園底下的掃具間沒有光，你的心經背得不太完全，母親說不用全部背起只要記住最有力量的一段就夠，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然後母親嫁給醫生燙了捲髮掛起耳環，核桃腦在黑暗中打開門爬出來，爬出來，喀，再把影子放到你的身體裡。身上的男人攀住你然後向前向後，你不再說話，沒有人會理你。而此刻總算明白了原來核桃腦爬樓梯時從不數數，他不需，他們都不需要。喀，喀，喀，喀，小娃娃殺死大娃娃再被更小的娃娃殺死，偷來的紅鞋是惡魔的化身，兩張臉的女高中生吃掉男人，磨著麥的三娘子終究給男人騎著走了。

而當此時身上的男人開始嚙咬你的耳垂，喀喀。噢。你笑出來，這就是了。如今終於不再怕黑。黑暗終於成為自己。

唵，嘛呢叭咪吽。